

到了春日，空气中的“小东西”就多起来了。比如：风絮、游丝、氤氲。顾名思义，风絮倚靠的是春风；游丝是春光的产物；氤氲则来自春的润湿、和煦。

风絮
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春雨一来，烟雨迷蒙；春风一吹，风絮飞舞。到了三四月间，柳树、杨树的絮，开始在空气中游荡。

垂柳或是白杨，到了花季，花絮浓稠，春风一来，漫将开去，在空气中游荡。一定得是微风、暖阳，这样的风絮，才是最佳的。风时断时续，轻柔绵长，花絮轻飘无比、随风起舞。要是够多，在空中飞舞，大概可以称得上“烂漫”了。

最好是暖阳天，春日阳光和煦，晒在身上只觉温暖，不觉燥热。阳光晒在飘荡的飞絮上，突出了花絮的绵白，再有蓝天衬托，更是显得这一朵儿的绵白浓厚、晶莹。

夕阳西下时分的风絮，更是可爱。橙阳可染白絮，风絮犹如画布，呈现不同天光云迹幻化。

春日里大风天也不少，大风一来，花絮没在空中游走的状态，席卷而来的风，裹挟着花絮，呼啸而过，避之不及。

南方各地多柳絮，北方则更多的是杨絮。柳絮细绵，杨絮朵大、繁密。

在南方的春日里，你要是看到垂柳轻摆，柳絮就要随风舞出了；而在北地，一排排高大的杨树，风一来，密集的树叶有沙沙

春天，漫山的野樱花开了；万物复苏，一片生气盎然。

山上的茶园抽出一片新芽，像绿色的海洋。春风送来一阵阵清香，我仿佛感到春的气息，唤醒了我对黄山茶林场的回忆……

在大山里，我学会了种茶、采茶、炒茶的技艺。学会了品茶。我酷爱饮茶，不可一日无茶。茶不仅要品，而且要闻香，这样才能感到品茶的乐趣。

我最喜欢绿茶——黄山毛峰，因高山云雾缭绕，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它的品质。汤色清澈，香气幽雅，醇厚甘甜。

茶有各种香味，有清香、兰花香、奶油香、果香、栗香……越是嫩的茶香味越好，茶中的茶单宁、咖啡因、茶氨酸等可溶性有效成分也越高。好茶香味悠长、甘醇，善饮茶者，都善闻香。

茶有红、黄、绿、白、青、黑六种。各种茶因产地、土壤、气候和制作方法不同，所以产生的香气也不一样。一般来说，绿茶香清，红茶香醇，黄茶香厚，白茶香纯，青茶香艳，黑茶香郁。

绿茶清香，但不经泡，一般冲泡3次。绿茶娇嫩无比；红茶因全发酵，滋味甘醇；黑茶则是久经风霜（收藏七八年的黑茶最佳）。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香味无比（浓香型），超过了所有的茶，而且耐泡，一般可泡七八次。

饮茶各人嗜好，口味不同，选择的茶也不一样。

茶人唐先生，上海民间发明家，嗜茶如命，又在安徽茶乡种茶、采茶、钻研炒茶。春天，新闻界的嗜茶朋友相聚。他4岁的孙子跑到他跟前，伸手要茶。有人问他好喝吗？他天真地说，香、香、香……引起一片爽朗的笑声。茶人说，他6岁开始饮茶，孙子比他提早了2年呢。

茶有三季，春茶、夏茶、秋茶。山里人都说春茶香。茶香之赞誉，仿佛留住了春天；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萦绕在我们身旁。

茶趣
王铭庆

茶有红、黄、绿、白、青、黑六种。各种茶因产地、土壤、气候和制作方法不同，所以产生的香气也不一样。一般来说，绿茶香清，红茶香醇，黄茶香厚，白茶香纯，青茶香艳，黑茶香郁。

绿茶清香，但不经泡，一般冲泡3次。绿茶娇嫩无比；红茶因全发酵，滋味甘醇；黑茶则是久经风霜（收藏七八年的黑茶最佳）。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香味无比（浓香型），超过了所有的茶，而且耐泡，一般可泡七八次。

饮茶各人嗜好，口味不同，选择的茶也不一样。

茶人唐先生，上海民间发明家，嗜茶如命，又在安徽茶乡种茶、采茶、钻研炒茶。春天，新闻界的嗜茶朋友相聚。他4岁的孙子跑到他跟前，伸手要茶。有人问他好喝吗？他天真地说，香、香、香……引起一片爽朗的笑声。茶人说，他6岁开始饮茶，孙子比他提早了2年呢。

茶有三季，春茶、夏茶、秋茶。山里人都说春茶香。茶香之赞誉，仿佛留住了春天；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萦绕在我们身旁。

长年大利
施斌篆刻

茶有红、黄、绿、白、青、黑六种。各种茶因产地、土壤、气候和制作方法不同，所以产生的香气也不一样。一般来说，绿茶香清，红茶香醇，黄茶香厚，白茶香纯，青茶香艳，黑茶香郁。

绿茶清香，但不经泡，一般冲泡3次。绿茶娇嫩无比；红茶因全发酵，滋味甘醇；黑茶则是久经风霜（收藏七八年的黑茶最佳）。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香味无比（浓香型），超过了所有的茶，而且耐泡，一般可泡七八次。

饮茶各人嗜好，口味不同，选择的茶也不一样。

茶人唐先生，上海民间发明家，嗜茶如命，又在安徽茶乡种茶、采茶、钻研炒茶。春天，新闻界的嗜茶朋友相聚。他4岁的孙子跑到他跟前，伸手要茶。有人问他好喝吗？他天真地说，香、香、香……引起一片爽朗的笑声。茶人说，他6岁开始饮茶，孙子比他提早了2年呢。

茶有三季，春茶、夏茶、秋茶。山里人都说春茶香。茶香之赞誉，仿佛留住了春天；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萦绕在我们身旁。

长年大利
施斌篆刻

漫、模糊等等感觉的综合。你说她是一种气团，可以；你说她更像是一种水汽、光线的混合体，也对。

氤氲之气，不是春日独有，初秋时分天气由暖转凉或是盛夏清晨蒸腾的

易。人工的扰动，多没什么效果，你只能在其中穿行，而氤氲并不被打扰。若是自然发力，太阳一晒或是风一吹，她就兀自散开了，也没有什么中间的渐变形态。

还有是春雨的雨中、雨后，山林竹海，最会有氤氲之气。下雨之时，一边是偏冷的雨水，另一边是偏温暖的大地和林木，冷暖相遇，产生水汽，笼罩山川；下雨之后，一来是此前的水汽尚未消散，二来是新照的日光蒸腾，也会有烟云之感。

氤氲，对风和光的要求也不低。无风最好，微风则添其动态；阳光欲有尚无，最是恰当的时分，过于浓烈或是黯淡，多会没有氤氲的感觉。

你看她轻悠悠地浮着，想去扰动她，却并不容



根深叶茂 (中国画180x99cm) 沈舜安

编者按：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记忆中都有独一个的母亲。在母亲节即将来临的日子里，分享母亲与人生。

又快到母亲节，平日里的思念，点点滴滴，汇成文字，满篇是情。

昨日读一篇文字，说是某公自谓“平生长进，全在受辱受挫时。”于是自惭不己，随附短评一句：我们最大的软肋，就是受不得一点挫折。

我的性格里，应该有父亲的基因，也有母亲的基因。

父亲张敬礼在我眼里，是大聪明人，远胜我们兄弟姐妹几倍。当然，他的性格也有后天的成分，年轻时就罹家难，亲人相继离世，家业受挫，不由分说，受命于危难之际，被推到风口浪尖，又须不负重托，励精图治，应对各种困难、各种问责，于是练就了一身的勇气、一身的毅力和担当，虽挫折接踵，他都能未雨绸缪，知道进退，知道应对，懂得规避。2011年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南通举行，沙人麟先生说了句真心话：“你父亲这辈子不容易！”

再说母亲，母亲更不容易，这

我曾经和上海籍男女讨论这个话题，其实连说都是多余，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意会路数是什么。我也曾经和 non 上海籍男女说路数，像是鸡同鸭讲。我只能如此解嘲：中国许多地方开门见山，上海没有山，是开门见路——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数路；路，数清楚了，路数，也就清楚了。

上海是习惯讲路数的，但是，也有路数讲不清楚的时候。某天，一家排名世界 500 强的大公司，且称其为 DH 公司吧，请我去讲讲上海的海派文化和公序良俗。我算得上是很守时的，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见到了很高级别的公司干部，也瞥见了正在入场的公司员工，清一色的深色西服，并且戴了领带。刚刚和领导干部寒暄几句，却有司仪来告知讲座马上开始了，要我准备上台。时间怎么这么快？我都没有来得及去一下洗手间。看到了报告厅墙上的时钟，真是只有 5 分钟了，再抬腕看表，慢了 15 分钟？不可能啊！

看我手脚忙乱并且狐疑，司仪悄悄告诉我，我们这里是 DH 时间，快了 15 分钟。我再细看墙上的液晶时钟，“DH 时间”明白无误。先前我没看明白它的意思。

讲座后，我和接送我的 DH 公司驾驶员一路聊天，聊的主题恰恰是“DH 时间”。驾驶员是上海籍的中年人。他说，DH 时间是他们大领导提出来的，希望公司全体员工要走在时间的前面，提早 15 分钟到岗工作。我问，你们下班也提早 15 分钟？驾驶员朋友用沪语说了句粗话道：“下班按照北京时间，不早放。”虽然是粗话，表情还是笑嘻嘻的。驾驶员说，实际上这是违反劳动法。我又问，早到 15 分钟，是不是就提早工作？“啥人睬伊？大家装装样子，给大领导一点面子。”驾驶员朋友以这么一句话结束了“DH 时间”的话题讨论：“不要看大领导跑过交关国家，归根结底不是上海人，路数不清！”

路数不清！这是一句上海的俚语，流

行了好几十年，倒是第一次听到将路数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虽然语气有些不屑，甚至有失文明，但那是那位驾驶员朋友把上海籍人与非上海籍人的生活理念划分得非常鲜活。

没有谁会质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经典话题，它的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土的人，但是很少有人逆向推理过，这一方水土，其实也只能养活这一方人，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化的，一方有个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有如上海长江口著名的三夹水——东海、长江和黄浦江，一起流，却流不到一起，轮船开过，都可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

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区别，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本身。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而是奇妙却难以适应。

上海的路数，是上海人的行为方式，是在上海的生活节奏中弹唱出来，是在上海的市井气韵中蔓延开来，是在上海的公序良俗中觉悟开来。其他地域自然也有自己的行为方式，那是其他地域的水土了，在上海，这种水土的名字叫作路数。因为是在上海，所以路数也就带上了上海的印记。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商圈，不管是居江湖还是宅家庭，不管是在老洋房还是石库门，不管是大教授还是小市民，最无形且是最高级的行为准则，恰是“路数”二字。哪怕是情意绵绵或者剑拔弩张，是否讲路数也是评判的重要依据。

在上海，路数无处不在，无处不讲，却是难以解释，更难以捕捉。路数不是那么容易懂，不是每个人的路数都清楚的。

从那一次讲座回来，我常常钻牛角尖一般想着上海与路数的关系。想着也就写着，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上海路数》。

《上海路数》自序（文汇出版社出版）

周伟民

壳，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营养学家提倡我们经常吃一点干果，说含多种维生素和饱和脂肪酸，对健康有益，我们常吃的就有瓜子、核桃、白果，等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们经常吃一点海鲜，比较便宜的就是贝壳类

的，蛤蜊，赤贝，蛏子，海瓜子，牡蛎，螺蛳，更是春天里很多上海人喜欢的价廉物美的河鲜……干果和贝类的壳，都是为保护壳内的仁和肉的，是物种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不知是否因为吃带壳的东西吃多了的关系，现

在的人也学会了带壳，厚厚的外壳将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让别人看不透，摸不着！安全是安全了，也许还比原来好看了，但信任和真诚呢？

她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

从我记事起，我亲眼所见，母亲把外祖父一生的收藏，那些金石书画，秦砖汉瓦，那些今人眼里“价值连城”的文物，一次次地无偿捐赠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我亲眼所见，她把家居的底层腾让出来，给里弄办托儿所；她在担任里弄文教主任时，一次次地，摸着黑去居民家里做扫盲工作；里委的同事去水利工地，她把同事的小儿子接到家里带养，关爱备至，视若己出。

也许，她做的那些事，其意义在今天看来有待思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一种挣脱束缚、自强自立的心态，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立于不败之地，母亲是要用自己心里认识的那个她，去克服、去覆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磨难、种种挫折，对一个旧时大家闺秀而言，又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呀！

母亲远行了，我想，我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努力像她那样，使自己活得坚强点，更坚强点。

母亲的一声叮嘱，牢记于心。明请看本栏。

不一样的母亲
责编：殷健灵

张光武

都说，你母亲肚量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我没见过，母亲的肚量，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

后来学开车，教练说，开车最要紧的，就是找路看路，看得越远越好。做人也是这样，看得越远，心里越踏实。母亲一生为人，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心里装着的，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于是一路上的坑坑洼洼、挫折磨难，她都能遇山越山，见水涉水。她一直是父亲、也是我们一家的稳定后盾。后来翻检父母书信，父亲在信中翻来覆去对母亲的赞语是：“小宛，你是识大体的。”

跟母亲的抗挫能力比，我连

行了好几十年，倒是第一次听到将路数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虽然语气有些不屑，甚至有失文明，但那是那位驾驶员朋友把上海籍人与非上海籍人的生活理念划分得非常鲜活。

没有谁会质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经典话题，它的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土的人，但是很少有人逆向推理过，这一方水土，其实也只能养活这一方人，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化的，一方有个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有如上海长江口著名的三夹水——东海、长江和黄浦江，一起流，却流不到一起，轮船开过，都可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

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区别，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本身。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而是奇妙却难以适应。

上海的路数，是上海人的行为方式，是在上海的生活节奏中弹唱出来，是在上海的市井气韵中蔓延开来，是在上海的公序良俗中觉悟开来。其他地域自然也有自己的行为方式，那是其他地域的水土了，在上海，这种水土的名字叫作路数。因为是在上海，所以路数也就带上了上海的印记。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商圈，不管是居江湖还是宅家庭，不管是在老洋房还是石库门，不管是大教授还是小市民，最无形且是最高级的行为准则，恰是“路数”二字。哪怕是情意绵绵或者剑拔弩张，是否讲路数也是评判的重要依据。

在上海，路数无处不在，无处不讲，却是难以解释，更难以捕捉。路数不是那么容易懂，不是每个人的路数都清楚的。

从那一次讲座回来，我常常钻牛角尖一般想着上海与路数的关系。想着也就写着，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上海路数》。

《上海路数》自序（文汇出版社出版）

周伟民

壳，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营养学家提倡我们经常吃一点干果，说含多种维生素和饱和脂肪酸，对健康有益，我们常吃的就有瓜子、核桃、白果，等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们经常吃一点海鲜，比较便宜的就是贝壳类

的，蛤蜊，赤贝，蛏子，海瓜子，牡蛎，螺蛳，更是春天里很多上海人喜欢的价廉物美的河鲜……干果和贝类的壳，都是为保护壳内的仁和肉的，是物种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不知是否因为吃带壳的东西吃多了的关系，现

在的人也学会了带壳，厚厚的外壳将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让别人看不透，摸不着！安全是安全了，也许还比原来好看了，但信任和真诚呢？

她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

从我记事起，我亲眼所见，母亲把外祖父一生的收藏，那些金石书画，秦砖汉瓦，那些今人眼里“价值连城”的文物，一次次地无偿捐赠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我亲眼所见，她把家居的底层腾让出来，给里弄办托儿所；她在担任里弄文教主任时，一次次地，摸着黑去居民家里做扫盲工作；里委的同事去水利工地，她把同事的小儿子接到家里带养，关爱备至，视若己出。

也许，她做的那些事，其意义在今天看来有待思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一种挣脱束缚、自强自立的心态，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立于不败之地，母亲是要用自己心里认识的那个她，去克服、去覆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磨难、种种挫折，对一个旧时大家闺秀而言，又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呀！

母亲远行了，我想，我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努力像她那样，使自己活得坚强点，更坚强点。

母亲的一声叮嘱，牢记于心。明请看本栏。

不一样的母亲
责编：殷健灵

张光武

都说，你母亲肚量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我没见过，母亲的肚量，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

后来学开车，教练说，开车最要紧的，就是找路看路，看得越远越好。做人也是这样，看得越远，心里越踏实。母亲一生为人，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心里装着的，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于是一路上的坑坑洼洼、挫折磨难，她都能遇山越山，见水涉水。她一直是父亲、也是我们一家的稳定后盾。后来翻检父母书信，父亲在信中翻来覆去对母亲的赞语是：“小宛，你是识大体的。”

跟母亲的抗挫能力比，我连

行了好几十年，倒是第一次听到将路数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虽然语气有些不屑，甚至有失文明，但那是那位驾驶员朋友把上海籍人与非上海籍人的生活理念划分得非常鲜活。

没有谁会质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经典话题，它的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土的人，但是很少有人逆向推理过，这一方水土，其实也只能养活这一方人，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化的，一方有个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有如上海长江口著名的三夹水——东海、长江和黄浦江，一起流，却流不到一起，轮船开过，都可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

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区别，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本身。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而是奇妙却难以适应。

上海的路数，是上海人的行为方式，是在上海的生活节奏中弹唱出来，是在上海的市井气韵中蔓延开来，是在上海的公序良俗中觉悟开来。其他地域自然也有自己的行为方式，那是其他地域的水土了，在上海，这种水土的名字叫作路数。因为是在上海，所以路数也就带上了上海的印记。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商圈，不管是居江湖还是宅家庭，不管是在老洋房还是石库门，不管是大教授还是小市民，最无形且是最高级的行为准则，恰是“路数”二字。哪怕是情意绵绵或者剑拔弩张，是否讲路数也是评判的重要依据。

在上海，路数无处不在，无处不讲，却是难以解释，更难以捕捉。路数不是那么容易懂，不是每个人的路数都清楚的。

从那一次讲座回来，我常常钻牛角尖一般想着上海与路数的关系。想着也就写着，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上海路数》。

《上海路数》自序（文汇出版社出版）

周伟民

壳，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营养学家提倡我们经常吃一点干果，说含多种维生素和饱和脂肪酸，对健康有益，我们常吃的就有瓜子、核桃、白果，等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们经常吃一点海鲜，比较便宜的就是贝壳类

的，蛤蜊，赤贝，蛏子，海瓜子，牡蛎，螺蛳，更是春天里很多上海人喜欢的价廉物美的河鲜……干果和贝类的壳，都是为保护壳内的仁和肉的，是物种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不知是否因为吃带壳的东西吃多了的关系，现

在的人也学会了带壳，厚厚的外壳将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让别人看不透，摸不着！安全是安全了，也许还比原来好看了，但信任和真诚呢？

她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

从我记事起，我亲眼所见，母亲把外祖父一生的收藏，那些金石书画，秦砖汉瓦，那些今人眼里“价值连城”的文物，一次次地无偿捐赠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我亲眼所见，她把家居的底层腾让出来，给里弄办托儿所；她在担任里弄文教主任时，一次次地，摸着黑去居民家里做扫盲工作；里委的同事去水利工地，她把同事的小儿子接到家里带养，关爱备至，视若己出。

也许，她做的那些事，其意义在今天看来有待思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一种挣脱束缚、自强自立的心态，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立于不败之地，母亲是要用自己心里认识的那个她，去克服、去覆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磨难、种种挫折，对一个旧时大家闺秀而言，又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呀！

母亲远行了，我想，我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努力像她那样，使自己活得坚强点，更坚强点。

母亲的一声叮嘱，牢记于心。明请看本栏。

不一样的母亲
责编：殷健灵

张光武

都说，你母亲肚量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我没见过，母亲的肚量，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

后来学开车，教练说，开车最要紧的，就是找路看路，看得越远越好。做人也是这样，看得越远，心里越踏实。母亲一生为人，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心里装着的，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于是一路上的坑坑洼洼、挫折磨难，她都能遇山越山，见水涉水。她一直是父亲、也是我们一家的稳定后盾。后来翻检父母书信，父亲在信中翻来覆去对母亲的赞语是：“小宛，你是识大体的。”

跟母亲的抗挫能力比，我连